

四季

犁铧翻过的春天

□马小梅(宁夏银川)

去年四月下了一场雨,雨丝如细麻,在天地间织起一层朦胧的灰幕,我在雨中参加了三大妈的葬礼。我记得以往小城的春天很少有雨,而那日的雨下得绵柔又轻缓,我总觉得这场细雨是大自然对三大妈的送别与眷顾。

如果回忆可以追溯的话,我对三大妈最初的记忆大概是在我们以前的旧居,那时我还是五六岁的样子。一日,天空湛蓝,太阳微笑,村口的水井周围聚满了方圆几里拉水的乡亲,我们一群小伙伴嬉戏打闹、你追我赶。我已忘记我是怎么跑到三大妈家的,只记得我站在院子里,三大妈笑着给我招手,示意让我进屋。我进了里屋,三大妈从墙上挂着的挎包里给我掏了一把灵武长枣,一边掏枣一边笑着说:“自己悄悄儿吃,不然枣不够分。”那年月物资匮乏,枣是稀罕物。我兜里揣着三大妈给的长枣,飞奔出去,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偷偷吃了那些枣,我至今记着枣又甜又脆的味道,就像从未忘记过三大妈那天宠溺的笑容一样。

我和三大妈一起种过庄稼,从种到收,从春到秋,从早到晚。三大妈住在县城,在农村老家也有土地,她喜欢种地,对土地有种执念,现在想想那是一种热爱。每到春耕时节,她就回到村里种地,我也就十一二岁的光景,跟着她一起耕地。我们两家合着买了一头骡子、一头驴。我很喜欢骡子和驴,他们健壮肥硕,毛色光亮,也听我的话。春天里,我和三大妈给骡子和驴套上耕地装备就去犁地,我们最喜欢看犁铧插进土地新土冒出来的样子,湿润又清新。这时三大妈总会唤我:“我的麦

乎儿(我的小名)成人了,能犁地了,能给大妈帮忙了。”我望着她,发出咯咯的笑声,她也会跟着我笑。又对我说:“咱们娘们缓一缓,让骡子和驴也缓一缓。”我们坐下来吃着干粮,现在再回忆那个画面,还是那么温暖,眼泪却渗出了眼角。

后来,在夏季里,我们又一起割过小麦,在麦浪里欢笑,在秋天里,又一起割糜子,她答应我等收完这茬庄稼,要带我去县城,还要给我做一身新衣裳。秋天结束了,最后一茬庄稼也收完了,她真的带我去县城,也给我做了新衣裳,那是我第一次坐车,第一次去县城。她逢人就说:“我的麦乎儿比男娃娃都厉害,会做饭会洗衣,里里外外一把好手,还能犁地、种庄稼,学习也数一数二。”我在她的夸赞声中骄傲了起来,也更加喜欢她亲近她。

再后来,我考上了县城的高中,她总叮嘱我周末了去她家吃饭。那时候,她们家的条件也不是很好,我的堂姐妹兄弟五个都在读书,三大爹在铁路工作,一个人养活7口人,家境并不富裕。但即使这样我们每一次去她家,三大妈总会念叨:“我的娃来了,我看看给我的娃吃啥呢。”然后就开始在厨房给我们张罗吃的。

回想起这些点滴,仿佛感觉她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,我也偶尔会在梦里见到她,她总是笑着,像她还活着的时候一样。那个阴雨天的葬礼,我们在泥土与泪水的交融中,直面生与死的阔别。忽然懂得,亲人的葬礼不仅是告别仪式,更是生者对生命的重新审视,它不是某个瞬间的断裂,而是此后漫长岁月里,每一次思念都重新经历的一次又一次刺心的痛。



原野绽放。摄影 刘威

有感

地气

□靳小倡(河北廊坊)

父亲在院子里培育了好多西红柿秧苗,水灵灵招人爱。左邻右舍都来移栽,父亲问我有没有空地,我惆怅地答,没有。然后灵机一动,问父亲,可否栽种在花盆里。

父亲笑了:“我给你挖几棵,你种在花盆里当花养吧。”

父亲以秧苗为中心,用刀子在地上画了一个圈,沿着圈连根带泥一起挖下来,小心翼翼地装入塑料袋。于是,秧苗便随着我来到了城里,我找了两个旧花盆,到楼下费了好大劲才装满了两盆土,将秧苗栽下、浇水,盼着能吃上自己亲手种的西红柿。

一晃,一个多月过去了,西红柿秧在城市的花盆里扎了根,安了家,就是不见长,一副豆芽菜样弱不禁风。

周日,回老家。一进门,空气中布满了沁人心脾的清香。西红柿的秧已有半人多高,父亲搭了架子,大大小小的西红柿挂满了西红柿秧,花在开,叶在长,毛茸茸的茎蔓布满了新生命的奶香。我走过去,像抚摸婴儿的小脸,抚摸着核桃大小的果实,一股清香扑鼻而来。

我向父亲抱怨:栽在花盆里的西红柿根本就不长。“花盆里那点儿土提供的营养哪能跟大地提供的营养比,庄稼长在地里才踏实。”父亲说。

是啊,植物与大地的关系,就如婴儿跟母亲,有甘甜的乳汁才能把婴儿养得白白胖胖,植物有了大地提供的营养才能开花结果。

父亲常说,孩子得沾点地气才长得结实,长得壮。侄子出生满月后,被奶奶接回老家小住,嫂子还给带了一大堆尿不湿和纸尿裤。由于长时间使用尿不湿,孩子的屁股起了湿疹。我们坚持要带孩子去医院瞧病,奶奶二话没说,把尿不湿往边上一扔,到地里收了一小袋沙土,用锅焐热了,垫在孩子身下。没几天,孩子身上的湿疹居然好了。

“大地是养人的。不要嫌地里的土脏,你们小时候,手指碰破了,抓起一把土摁在伤口上,没几天伤口就好了。”做了一辈子农民的父母,时刻不忘念叨土地的好。

前些天,在城里工作的大哥执意要接父母去城里享享福,父母拗不过,去了。大哥给父母买了软床,没想到睡了一半辈子硬板床的父母睡不着。大哥问道:“是我这里不好,还是我们照顾不周?”母亲说:“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,我和你爹享不了清福,庄稼人离不了地气。”

是啊,一个人从土里来到土里去,土地才是我们最终的根。

随笔

燕子归来(外一首)

□尤屹峰(宁夏银川)

当你正倾心观赏桃花红杏花白的时候,燕子“唧”的一声鸣叫,不经意间敲响了你的耳鼓;当你正会神凝视柳吐嫩芽露青叶的时候,一对矫健的黑色身影翩然进了你的眼帘。

呀!燕子归来!

燕子归来寻旧垒。燕子乘着清明的列车刚回到了北方,就成双成对地落在昔日的屋檐,呢呢喃喃向昔日的老朋友问长问短,急急忙忙探视它们昔日的窠巢是否还存在。

燕子是最知季节最守时的候鸟,他们

会在清明时节按时飞回北方;燕子又是最恋旧最懂情义的,它们会在飞回来的第一时刻就飞到老房子看望老朋友。

看着这熟悉的舞姿,听着这悠扬的旋律,我油然而生出一种感动。

燕子归来,时令虽到暮春,北方一个草绿水清、鸟语花香的春天才真正到来。

燕子归来,满屋檐是呢喃的歌声,满村庄是舞动的身姿,整个山野灵动起来,充满了诗情画意。

麦苗青青

麦田里的麦苗,被春风轻轻揪着耳朵唤醒。

一场合时的好雨,像母亲打开淋浴喷头给孩子温馨地洗了个澡,麦苗一下子变得神清气爽。

早醒的土地,活络开筋骨,抖擞起精神,敞开心怀精心培育麦苗发育成长。

麦苗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,尽情享受阳光的沐浴、和风的抚慰和甘霖的滋润,一天比一天嫩绿茁壮。

山上的草芽看着麦苗这般茁壮生长,也竞赛似的茵茵起来;村里山梁上的桃花杏花,看着麦田里的麦苗这般绿油油地生长,也迅

速粉粉白白起来,为麦田里的麦苗鼓劲加油!

燕子呢呢喃喃而来,在青青的麦苗上欢快地与蝴蝶比舞姿;黄鹂歌声甜美,杜鹃催种声急,在麦田上相互应和;喜鹊看着这些老朋友一个个都回来了,翘起尾巴跳来跳去、叽叽喳喳不停地报喜;一直坚守在家园的麻雀,这时却悄悄钻进麦田里捉虫子。

在这风和日丽的春天,嫩绿的麦苗带来无限生机,给农人丰盈的希望;蜜蜂繁忙地采撷花粉,辛勤地酿造甜蜜的生活;学生们的读书声,像青青的麦苗,在莺歌燕舞中,把青青的诗蓬勃向远方……